

建制派勝在得票率夠高

□曾淵滄



宏觀微觀

立法會選舉分區直選中，建制派所取得的席位大大增加。在選舉結果揭曉之後，傳媒出現了一些所謂的分析，把反對派成績不理想全部歸咎於配票，認為建制派的配票行動神乎其神，而反對派不懂配票，這完全是馬後炮式的分析。這些人自以為是，故意誇大建制派的配票作用，把配票工作形容為神秘、不可告人的勾當，大談什麼鐵票效果，把高達82萬、佔總投票人數45%的選民視為行屍走肉沒有靈魂的投票機器，這是極度侮辱選民的指斥。實際上，這些人只是在見到反對派選舉結果並不差之後，自扮鴛鴦的行為。

建制派在分區直選的所謂配票是很簡單也很公開的做法，民建聯在一個選區派出超過一張名

單的候選人時，不同的候選人在不同的地區裡爭取選票，彼此不許跨區搶票，不許胡亂告急。民建聯的配票方法很公開地在多份報章的競選廣告中出現，廣告中很清楚地告訴不同地區的支持者應該投票給哪一位候選人，沒有什麼秘密。工聯會則集中向自己的會員拉票。這種競選配票策略也不是無往不利，首先是總得票率必須足夠分派給多張候選名單，如果總得票率不足，可能全軍覆沒，不是沒有風險的。

配票操作清晰公開

這一次選舉，民建聯大獲全勝，最重要的原因是總得票率夠高。不要忘記，今年建制派的總得票率已經由上一屆的40%增加至45%。千萬不要低估這5%的增長，建制派5%的增長就是反對派5%的減少，一增一減，總差距離縮小了10%，這10%足以改變選舉結果。大家不妨自己算一算，若民建聯的每張名單得票率減少5%，而民主黨的每張名單增加5%，選舉結果肯定大不同。

今年立法會選舉，民主黨也與民建聯一樣拆名單參選，結果成績並不理想，新界西更是全軍覆沒。為什麼？因為民主黨的總得票率已經遠遠比不上上一屆的得票率。民主黨戰略的錯誤是出於高估自己的支持度，因此民主黨更應該深刻反思的是為什麼自己的支持度下降？

同樣的道理，也有人認為公民黨不應該在明知自己無法在港島區及新界西取得兩席的情況之下，依然不斷地告急搶票，導致其他反對派慘敗，浪費選票。這樣的分析，不是事後孔明是什麼？上一屆選舉，公民黨在港島區不是以同樣的戰略取得兩席嗎？上一屆立法會選舉，反而是民建聯與葉劉淑儀的兩張名單都只能送一名候選人入立法會，浪費了選票。是浪費選票，還是險勝，關鍵還是要看總得票率和支持度，在投票之前誰能預測投票的結果？

今日香港的某些選舉民意調查已變成垃圾，甚至是毒藥，民意調查結果嚴重地影響了選民在最後一刻的決定。在功能組別，俗稱超級區議會的選舉中，民調遙遙領先被稱為票后的陳婉嫻，

最後的得票率並不理想，只排在第四位，很明顯是受民調所累，使部分支持者認為她已經夠票。

當然，建制派的支持者也許會覺得劉江華的落敗是因為民建聯的配票工作做得不好。持有這種看法的人也是事後孔明。超級區議員選舉，建制派的總得票率與反對派相比只相差1%，這種微小的差距，最後誰勝誰負只能各安天命。

內部也有激烈競爭

反對派的支持者認為建制派能夠動員的票全是鐵票，建制派的支持者全是唯命是從沒有靈魂的人，百分百聽從配票者的指揮。如果這是事實，這一回選舉，建制派就不會在新界東的選區失利。按建制派在新界東的總得票率，理應分到至少4席，但是結果只有3位候選人當選。建制派有3張名單高票落選，為什麼？因為名單太多，彼此競爭，真正的搶票，結果一起落選。反對派四分五裂，建制派也不見得競爭。

這次選舉結果，很清楚地說明香港政治光譜拉開了。這是事實，不易改變的事實。過往，工聯會是在民建聯的旗幟之下參選，今日已不可能不分拆。因為工聯會專注支持建制派，也因此，今年立法會選舉，激進反對派與建制派的選票各獲得5%的增加率，這不是偶然，相信趨勢還有延續。

作者為城市大學副教授，博士



望而生畏

黃牛

民主黨適合做中間派

□梁立人

民主黨的衰落早有跡象，絕非在選舉策略上失敗那麼簡單。民主黨今不如昔，如果要重新振作，就有必要重組，出路是做中間派。反正民主黨已被視作反對派的「內奸」，與其被「盟友」剿滅，倒不如走中間道路，為自己的黨友博取更好的前途。



選戰結果分析



立法會選舉落幕。在地區直選上，民建聯成大贏家，取得9席，比現屆多2席；民主黨遭遇挫折，由現屆8席減至4席。民主黨多名候選人出局，主席何俊仁辭職。這就是香港沉默的大多數以合法選票對街頭政治秀的否定。

這次選舉尤以民主黨大敗最惹人非議。該黨由昔日的大黨淪落，與僅成立了六年的公民黨平起平坐，從氣勢所見，則比近年興起的人民力量也不如。輿論都把責任歸咎在其配票失利、反對派內鬥、選舉制度不公等，其實民主黨的衰落早有跡象，絕非在選舉策略上失敗那麼簡單。

三原因導致衰弱

筆者認為，民主黨的衰弱有三個原因：第一，後繼無人，領導者缺乏魅力；第二，立場搖擺，欠缺信譽；第三，組織渙散，抗擊力不足。無可否認，早期的民主黨曾風光一時，但在黨鞭司徒華年老力衰，漸淡出政界，創黨主席李柱銘移情別戀，成為公民黨的幕後推手，民主黨實在已元氣大傷。不過，最令民主黨受到傷害的是，民主黨的領導層竟然接受了和前綫的合併，並將前綫召集人劉慧卿捧為該黨的副主席。事實上，劉慧卿立場搖擺，給民主黨惹來不少麻煩，加上主席何俊仁本身也缺乏領袖的魅力，不少黨人遂生異心。

導致民主黨衰敗的第二原因，是民主黨近幾年來的表現「講一套，做一套」，更為了一

黨或一己之利，出賣誠信，令很多支持者都感到痛心和失望。

已辭民主黨主席的何俊仁，曾公開表示，兩年前就香港政改方案曾走入中聯辦談判的做法是正確的，並表示不會放棄繼續與中央談判。但在選舉前，為爭取更多選民的支持，除大打告急牌外，還透過民主黨「幕後金主」的壹傳媒主席肥佬黎之口，就兩年前為政改方案走入中聯辦溝通談判一事，向市民「真誠」道歉，以博取部分選民的同情。怎料，選戰硝煙剛散，何俊仁又反口覆舌，「變色龍」本色盡現。這種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行爲，令人不寒而慄！

慘敗於盟友之手

事實上，民主黨誠信破產的例子多不勝數，他們一面高舉監察政府、反官商勾結的旗幟，但暗地裡則希望能得到政府招安。今年5月，前黨員馮煒光、現任黨員區諾軒及其他數名黨員應徵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欲透過招安之途，享受高薪俸祿之心昭然若揭。此外，何俊仁接受連被爆出僱建、漏報利益等醜聞，一個私人重車，貪圖利祿，誠信破產的政黨，又怎能再得到市民的信任呢？

在自然界的鬥爭中，我們可以看到，帶有傷患或缺陷的動物，是最容易受狙擊及掠食的。由於民主黨劣跡斑斑，於是也成為反對派的狙擊對象。

由選舉的光譜中分析，反對派各政黨的的基本盤約有100萬票，然而，各個政黨都有自己的基本擁護者，其中公民黨25萬票、民主黨24萬多票、「人力」加上社民連約26萬票。擴大自身基本盤選民光譜，將關係反對派各政黨的存亡，各黨派為爭奪對方的基本盤，必定會出現你死我活的鬥爭。這次公民黨與「人力」成功夾擊民主黨，兩黨共瓜分了原屬民主黨的10萬多的票源，聲勢立時大振。如果不從狙擊

「盟友」落手，這10萬票試問從何而來？這次民主黨慘敗，可以說是死於自己人之手。

這次選舉，還可以看到一個特別的現象，那就是選民的立場是不容易改變的，建制派和反對派的選民，可說涇渭分明，各為其主。但在同一陣營，則主張激烈者佔優。比如說，反對派中的人民力量和公民黨，屬於反對派中的大贏家，但在市民印象中，人民力量行為怪異，並非善類；而公民黨的多次禍港官司更是令不少人咬牙切齒，聲言要他們「孽債票償」。不過最後的選舉結果，證明「曹操也有心友，關公亦有對頭人」的道理。他們的支持者並沒有計較他們過去的行為和政綱，反而給予他們堅定的支持，而企圖和稀泥的民主黨反而變成了非禽非獸的蝙蝠，被選民排斥。

由此可見，選民各分其類，但無論左右都不歡迎那些立場曖昧，左右逢迎的人。

或可走中間道路

老實說，民主黨數氣衰落，已今不如昔，如果他們要重新振作，就有必要重組，需要去舊圖新。此外，他們忽左忽右的政策也有待改變。民主黨，論激進，他們不如人民力量，說坦白一點就是不夠爛；另一方面，要講理論，扮知識界，他們也不如公民黨，可說是屎坑關刀「文唔得、武唔得」。惟一的出路，是做中間派。

其實，雖然表面上香港的基本盤對反對派有利，但所謂「六四比」其實是靠不住的，因為香港的投票率不過僅過五成，而且起碼有一百萬人沒有登記選民。建制派的潛在支持者的實力極厚，「六四比」是隨時會掉轉過來的。若民主黨大膽革新變身為中間派，說不定會因此刺激而形勢突變。反正民主黨已被視作反對派的「內奸」，與其被「盟友」剿滅，倒不如走中間道路，為自己的黨友博取更好的前途。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解決釣魚島問題勢在必行

你言我語

大量史料證明，釣魚島及附屬小島自明朝以來就被列入中國的海防範圍，日本政府一廂情願地單方面宣布把三島收歸「國有」，實乃「冒天下之大不韙」，「國有化」等於吞併了中國的領土，是公然挑釁，豈能坐視不理、任人魚肉！

回顧歷史，日本從未停止過對中國的覬覦及掠奪：百多年前日本帝國強迫割讓台灣、羣島琉球群島；1931年「九一八」事變，入侵東北三省；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日軍大舉進攻中原，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南京大屠殺」，幾十萬生靈塗炭……直到1945年8月5日日皇宣布投降，滔天罪行罄竹難書。

筆者經歷過1941-1945日軍佔領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時期，苦難歲月刻骨銘心：受盡日軍的欺凌、身患疾病、局勢動盪、生活艱難……經歷過戰爭的殘酷，更體會到和平之可貴，不願見到中日之間再次爆發戰爭。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經過六十七年，日本政府又恢復侵略中國的野心，不可不防，要留意軍國主義再次抬頭。釣魚島爭端發展到今天這樣的局勢，有其錯綜複雜原因：一方面由於美日之間存在軍事防務協定——《美日安保條約》，日本政府有了靠山，借以撐腰、肆意妄為；另一方面，日方或企圖在中共中央換屆之際，乘機出術霸佔釣魚島及附近小島嶼，有意對中國作出挑戰。如果日本政府步步進逼，把中國逼入牆角，超越忍耐的底線，中國政府及人民定會不惜一切捍衛國家領土的完整。百多年前滿清政府積弱無能，割讓大版圖土，使中華民族受盡恥辱。今非昔比，我們決不會讓歷史重演。

如果日本政府一意孤行，不思悔改，繼續令局勢惡化，中方勢必採取一系列外交、經濟、軍事等措施，對日本進行制裁。可採取多個步驟，先禮後兵、還以顏色；政府准許人民向日本進行文明、有秩序的抗議；支持人民杯葛購買日本貨物；華人暫時減少往日本旅遊（商務除外）；與台灣合作派出軍艦巡航，保護漁民在釣魚島附近捕魚作業，顯示大陸、台灣合力抵抗日本侵略野心。以此迫使日本重返談判桌上進行磋商，主權歸中國，附帶條件商討共同開發海底石油的可能性。如第一步驟沒有達成協議，派出軍隊登陸釣魚島，拆去日本幾年前於島上建有日本國旗的燈塔，並公布保護主權，宣布如日軍強行登陸立即擊退。

相信「以戰止戰」是心理戰的最佳策略。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以今時今日中國之國力、人民高漲的愛國情懷，日本軍國主義欲想欺凌必定不能得逞。和平、合作是當今世界的主旋律，我們警告日本政府應盡快懸崖勒馬，歸還釣魚島，以平息爭端！

方潤華

美「選邊站」必輸

□馮劍志

日本不顧中方堅決反對，頑固堅持「購島」，令中日釣魚島問題爭端徒然升溫。遠隔太平洋彼岸的美國終於按捺不住，一連串動作令人為之關注。

12日，美國會眾議院舉行針對「北京在南海崛起勢力聽證會」，提出什麼若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動武，美方是否出手援助的問題。這邊答案未出，那邊又傳出美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對訪美的日本民主黨高官原誠司表態，再度確認釣魚島是《美日安保條約》適用對象。而在此前，即在希拉里訪華前夕，美國官方曾鄭重其事表態說，只是有些情況才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這表明美國已一改模糊立場，旗幟鮮明站在日本一邊，要當日本的後盾。

有消息稱，美已向日本增派F22隱形戰機，並於12日下午降落在日本的山口海軍陸戰隊岩國基地內。還傳出美防長下周訪日。在此時，美訪日訪日的目的不用解釋，人們知道美國要為日本打氣。美國這一系列動作無非是表明，之前美國拋出在釣魚島問題上、在東海問題上，美國「不選邊」的立場已改變。美國官方口口聲聲要促中日雙方講和的主旨也令人打上問號。

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出爾反爾是形勢使然。有分析認為，旨在當選連任的奧巴馬總統認為，美國民意大部分已投向他，下一屆總統已十拿九穩，為着進一步打造強勢總統形象，自然不放過在釣魚島問題上再造能像擊斃拉登那樣的機會，以圖振作美國上下的精神。美執政當局是否有此種考慮另當別論。要說的是，倘若美國非要在釣魚島問題上與中國進行較量，恐怕不會有好結果，箇中原因也是眾所周知。歷經三十多年改革開放一躍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的中國決不似亞洲其他國家。

美國輕率出手援助日本的結果如何？近日世界媒體已有諸多評論，即使美媒也憂心忡忡稱，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與中國較量會給日本盟國美國造成巨大風險。這個「風險」是什麼？依筆者之見，恐怕就是美國奧巴馬總統的重返亞洲戰略的失敗。

神州點面



秦曉鷹

不久前，我問一位老外交家，中國外交近期遇到的「麻煩」似乎頗多？他回答道：「怎麼是『似乎頗多』，事實就是很多嘛。不過，處理和解決『麻煩』原本就是外交工作的一項主要內容。沒有這些『麻煩』，還需要外交幹什麼？」老先生最後的這句坦誠的反問，讓看上去挺嚴肅的問題，一下輕鬆了許多。

對中國外交遇到的「麻煩」，筆者以為應該分成兩個層次加以剖析。其一—這些外交「麻煩」源於何處，出向何方。其二—是面對這些外交「麻煩」，中國方面（包括政府與公眾）應持一種怎樣的心態。當然，要條條分析地解讀這兩個層次，還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要勇於承認外交上的「麻煩」多、問題多，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如果總抱着遮羞心理，或者抱着一種老爺式的態度，把外交搞得神秘化，誰都說不得碰不得，那又何論其他呢？況且，外交在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是與公眾無關痛癢的事情。在互聯網時代，更無什麼「神秘」可言。

西方奉行「價值觀外交」

讓我們言歸正傳吧。中國外交今天遇的各種「麻煩」，從根本上說，是中國三十多年來的快速發展，包括迅速躋身經濟全球化浪潮所引起的一系列連鎖反應。

隨着中國經濟實力的迅速增長以及經濟「走出去」戰略的有力實施，世界經濟格局和世界經濟實

力排位都在發生深刻變化。西方國家把這變化稱為「中國的崛起」。出於過多的疑慮、過度的驚懼，甚至是出於對西方各大國崛起中劍與火歷史的可怕記憶，「中國威脅」論及其類與輿論的變種，圍堵牽制中國的荒謬戰略等，自然會應運而生。這種社會氛圍和緊張變態的輿論環境，當然也就會孕育出一些西方政治家在「價值觀外交」旗號下的拙劣表演，也會導致一些人和組織在各種國際場合中對華實行苛嚴規定、運用雙重標準的醜陋行爲。這是麻煩的來源之一。

其二，市場經濟本質特徵就是尋求利益最大化，而利益最大化的途徑就是競爭。30多年來，中國經歷了一個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到不充分的市場經濟，再到如今較為充分的、與國際接軌的市場經濟過程。毫無疑問，這個過程也必然是中國在國際經濟領域遇到各種困難，面臨各種矛盾，向各種貿易壁壘衝擊與突破的過程。很顯然，這也就是一個「麻煩」愈來愈多的過程。

今天的中國經濟對世界的依存度大大增加，而無論是歐美國家還是中國的周邊國家以及其他新興經濟體，對中國的需求也有極大的提高。在勞動力的價格、人才需求、資本的投入、資源利用和原材料的供求等多個方面，競爭因依存而激烈，依存也因競爭而窘迫。中國南海諸島之爭，無疑都有經濟競爭與資源角力的影子。而這些也使本無爭議的島礁歸屬，驟然成了中國與東南亞少數國家外交關係趨緊的由來。日本在釣魚島問題挑戰中國的主權，難道不同樣有這樣的背景嗎？

中國外交「麻煩」增多的又一個原因，可以說是國內事物的「對外延伸」。所謂的「國內事物的對外延伸」，其實就是那句老話：即「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就今天中國外交工作所涵蓋的領域而言，其範圍是大大地擴大了。中國駐外使領館的工作

人員不再僅僅要承擔國家官方往來的使命，而且有義務處理大量關係到國家榮譽形象和同胞安全等非官方事務。除了如由於利比亞國內局勢變化出現的撤僑事件外，給中國外交帶來經常性難題的則是中國各類企業和大量勞務出口人員。他們在所在國遇到的各種問題、矛盾與衝突，常常成爲國際輿論熱議的焦點。

國人海外權益須保障

應該承認，由於一些中國企業本身在國內時就有不規範操作的弊病，加上駐外人員素質低、信息交流不暢、不熟悉相關法律和所在國的國情民情，經常會「捅漏」甚至出現意料之外的難題。因此，化解這些涉外難題，維護邊境之外邊友好關係，保證公平公正的商貿關係和勞務關係，保護中國企業和勞務人員的合法權益與經濟利益，又是中國外交在今天必須妥善處理的大綜事務。

除了上面所述三大類外交難題的起源外，還有一類需要中國在外交工作中要經常留意經常學習並經常處理的，那就是中國作爲一個在國際事務中有分量的大國，應該注意在國際利益與國際責任之間把握好分寸，找到最佳平衡點。這是另一類需要應對的「麻煩」，當然也充滿了高妙的外交技巧和外交藝術。

當我們清醒地看到了中國外交在傳統常規的事務外，又有了怎樣新的內容新的難題新的變化和新的格局后，大概就已經明白：只有處理好與應對好所有這些「新」，才會有一種新局面。要曉得，所有的新局面都是在新的問題中醞釀和生成的。因此，我們的外交家們可以坦蕩蕩地對所有人說：應對「麻煩」本來就是中國外交的一種常態。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